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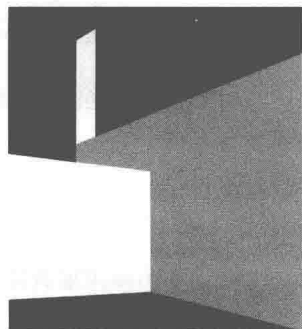


# 文学的末法时代 或早期风格

黄德海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的末法时代 或早期风格

黄德海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末法时代或早期风格 / 黄德海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7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30220-0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1308号

- 书 名** 文学的末法时代或早期风格  
WENXUE DE MOFA SHIDAI HUO ZAOQI FENGGE
- 著作责任者** 黄德海 著
- 责任编辑** 李书雅 黄敏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220-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mailto: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883
-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196千字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9.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

##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和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30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批评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

经招聘了4期共41名青年批评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五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已经完成。

7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小芊在第四届客座研究员离馆会议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他们未来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希望。首先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切实加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其次是要真切关注文学现场。作为批评家，埋头写作是必然的要求，但也非常需要去到作家中间、同道人中间，感受真实、生动、热闹的“文学生活”，获得有温度、有呼吸的感受与认识。因此，客座研究员要积极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现场，与作家们一起面对这个时代，相互砥砺，共同成长。

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也预示着“90后”批评家将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空间。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为每一位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1辑8本、第2辑12本、第3辑11本，已分别在2013年6月、2014年7月、2016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现在第4辑10本也即将付梓，相信文学界、学术界对这些著作会有积极的评价。

是为序。

# 我始终希望把自己的犹豫表达清晰

黄德海 刘雅麒

**刘雅麒：**你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文字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内在的卓越，我就不再关注”。近期阅读的哪些文字让你感受到了作者内在的卓越？你心中好文字的标准是什么？

**黄德海：**我借此机会再推荐一遍唐诺的《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吧。即便在唐诺自己的所有书里，我也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本，把看起来遥远的历史置放于我们所处的当下，闷深、阔大、沉郁、博学，即便是看起来枝蔓、芜杂的部分，也自有其延伸的道理。这或许也提示了我，好文字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几乎每种好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好，不受以往标准的限制，所以我好像一时也没法举例自己对好文字的标准。

**刘雅麒：**你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文学批评的自信从何而来？

**黄德海：**我对这两样都不太自信，如果不是很不自信的话。我记得有次看到钱锺书先生出的试题，考某诗是受某家某派影响。这应该是钱先生认为文学鉴赏的基本水准，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很遗憾，我觉得自己不在这水平线之上。如果非要给自己一点安慰，我觉

得我比较明确的是，我在文学批评的写作中，始终希望把自己的犹豫表达得清晰。

**刘雅麒：**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中，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你认为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黄德海：**从我读到的文章来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最容易出现的是依附关系，即批评依赖于创作，或赞或弹，都是围着作品打转，想破脑袋攒一些新词，或者旧词翻新来应对作品，思路宕不开。这很可能是把事物出现的先后当成了逻辑先后的结果。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应该也必然是在一个竞争的位置上——跟所有优秀的头脑和优秀的作品竞争，一起完成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只要通过作品写出了社会和人心未经勘测的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一起来到了该在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区别，甚至怎么称呼它们，倒不是很重要。

**刘雅麒：**你批评别人的作品时，眼光独到而犀利，你会用这种审视的眼光去看自己的作品吗？你觉得自己写的文章的长处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黄德海：**谢谢你的谬赞，但我真的称不上独到和犀利，或许只算表现出了一点憨人的诚恳。我想我看自己的文章，会比看任何其他人的文章苛刻，因为更知道其中的缺憾和陷阱，以及因为自己偷懒或不够认真带来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文章没什么值得谈论的长处，倒是触目的短板往往而是，有时候想到这个就会沮丧。不过，好在有很多师友의鼓励和鞭策，让我得以不时从沮丧中振拔起来，更加努力地写出下一篇文章。



**刘雅麒：**你认为写作是可以被教会的吗？你如何看待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

**黄德海：**写作这件事，更多的是凭借热爱和惊喜而逐渐摸索出来的。对一个不喜欢写作的人，教是很难教会的；而对一个喜欢写作的人，适当的教又是必要的。这个意思甚至可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即任何技艺，都需要天生的热爱，并期望遇到一个能给予适合自己教法的老师。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背后有其理想，我觉得这理想是培养出统贯古今中外的文学人才，使之在此领域展现出自己的内在卓越。虽然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距离（或许任何理想都是这样），但有心的学习者应该往那个理想去努力，做自己能做得好的那部分，而不是被不够理想的现实牵绊住。

**刘雅麒：**复旦中文系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导师张新颖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黄德海：**刚进复旦读书时，我不知为什么发了一次高烧，在炎热的阳光下都冷得发抖，但我仍然坚持着去冷气很足的大教室听了德里达的演讲。虽然演讲的内容是他书里写过的，但我就此感受到了前沿的气息。我此前的学习和阅读以经典为主，囫圇着把文学史或思想史上数得出名字的书吞下去不少，不管历来对这经典的理解，也不去想经典想讲的究竟是什么。这种阅读方式损害了我的阅读兴趣，几乎让我不再想读任何书。到复旦读书之后，各种前沿思想忽然蜂拥而至，虽然各种说法良莠不齐，我自己也多是一知半解，但似乎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这些说法中的某一个误打误撞地给我启开了某部经典的大门，让我感受到其中流动不绝的生机，也就重新有了阅读的乐趣。张新颖

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没有按他的方式来要求我，也没有给我划定必须要学习的范围，而是给了我充分的空间，让我得以慢慢认识自己的性情，并按自己的性情发展下去。

**刘雅麒：**你欣赏的同行有谁？

**黄德海：**在《书房一角》的序里，周作人说：“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我倒不怕被人掂出斤两，只是我欣赏的同行多是我视之为师的，公开说出来，等于把这些自己尊重的人挟持为自己私淑的老师，有点儿不恭敬，所以我还是不提他们的名字吧。

**刘雅麒：**你喜欢阅读的书籍类型是什么？不同阶段对书籍的选择各有什么侧重？

**黄德海：**大的类型，我应该算是喜欢阅读人文社科类作品，哲学、历史等，但有时也读科普作品。不同阶段，喜欢的类型确实有侧重。本科时主要读美学、文学理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等，都是当时爱读的书；研究生期间对哲学着迷，有一阵爱显摆读过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其实都没怎么读进去，只是因为对书的好胃口，就那么硬吞下去了而已。后来对古典作品的审慎节制和变化万端感兴趣，柏拉图、色诺芬和孔子、老子、庄子都不时会读，也读各类解经的书，谈不上什么拿得出手的心得，可偶尔会在阅读中得到切实的安顿。

刘雅麒：对你影响深远的作家作品是什么？你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为什么？

黄德海：大学时，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把我从某种教育灌输的教条中打捞出来，重开了一条思路，并引导我阅读了博兰尼、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等。后来的学习和阅读方式有所变化，不能单独说是被某些作家作品影响了。到现在为止，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书应该是《笑傲江湖》，因为我从高中时读过之后，每年至少复习一遍，因为其中有动人的上出气息，以及人生和技艺的相生相克与相反相成。

刘雅麒：现在每天的生活、工作状态是怎样的？通常何时阅读、写作？你有怎样的阅读习惯？

黄德海：很开心对我来说工作不是负担，甚至是某种促进，只要较为高效地完成，脑子便可以转向读和写。我现在阅读和写作几乎不分，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边读一边写，也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表达，没法截然分出哪段时间阅读，哪段时间写作。我读书过去习惯做笔记，现在喜欢贴条子，贴完条子放段时间，有些当时觉得精彩，再看觉得无甚特别的，就把条子去掉。这样重复两三次，最后剩下一些去不掉的条子，就找个时间抄一遍。

刘雅麒：父母和家庭对你的性格、价值观、人生观有哪些重要影响？

黄德海：父母和家庭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们对生活朴素的态度，就是好好活着，踏实做事。偶尔陷入虚无和绝望的时候，他们这种对生活的朴素态度会拉我回来，让我不至于走得太远。

刘雅麒：令你印象深刻的童年经历是什么？

黄德海：太早的事我不太记得。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奇怪的病。每到下午，就开始发烧，打上退烧针，便难受得更加厉害，有时候会在床上滚来滚去。如此持续了十几天，人就没了精神，眼神看东西都是散的。见惯世事的奶奶伤心地说，这孩子的命怕是保不住了。后来，母亲就带我到一个据说会叫魂的老太太那里去看，怪病才被确认为掉了魂。老太太教了母亲一个办法，我约略记得是把桃枝和一双旧鞋压到枕头底下，然后往某个方向烧香之类。如此这般，我睡了一觉，第二天，病居然真的好了。自那之后，我觉得好长一段时间自己力气小了，眼睛却意外地看到了很多此前没注意到的东西，觉得有点神奇。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刘雅麒：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黄德海：我喜欢跟愿意并且能够勤奋的人交朋友，因为才华和天赋都可以放进这里面，我自己能从中得到激励。

刘雅麒：你看过的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最有代入感的人物形象是什么？

黄德海：令狐冲吧，因为自己并不是这个性情，所以很愿意在想象中经历另外一种性情的可能生活，这或许是对相反的自我的喜欢吧。

刘雅麒：你喜欢的影片是什么？

黄德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当年觉得这是时代某个面向的投影，内在重重叠叠，表现从容自如，能从中感受到杨德昌调度场景的天才。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让我觉得几乎是每个人（或

经历或羡慕或期望避免)的童年，结尾敛尸人迟缓的一瞥，带着无奈的责备，至今想来仍会心里一沉。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那苦中作乐的狂欢感，那载着跳舞者的裂开来的大地，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刘雅麒：**你通常如何排解负能量？

**黄德海：**最好的方式是预防负能量产生；次好的（方式）是盯住这个负能量，一击而中；防守的方式是不要把负能量迁移出去，存在心里，慢慢消化，让它有可能成为营养，而不是牢骚——这是理想的排序，因为能量级不太够，我通常使用的顺序正好相反。

**刘雅麒：**现阶段你觉得最难以突破的是？

**黄德海：**头脑对某些东西不敏感（或者说对其感知存在缺陷），因而即使喜欢，也无法领略其中的美与壮观。比如我对各种前沿物理学和生物学感兴趣，可最终只能耳食，无法深入，这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无法完成的突破。

**刘雅麒：**最近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

**黄德海：**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絜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

皎皎白驹，赅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刘雅麒：你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梦境？

黄德海：有段时间老是梦见自己被追杀或者被围困在某个角落。但印象最深的梦是，我坐在宿舍里，蔫蔫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走廊上语声渐渺，我看见自己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读书，情境好像是冬天，因为身上裹着毯子。我大约是被书迷住了，因为不断用已经发红的手掌拍打着桌子。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黑魆魆地向读书的我袭来，拿走了我的什么东西。读书的我丝毫没有觉察，继续不时地拍下桌子。我大声地提醒读书的我注意，但声音仿佛被什么扼住了，压根发不出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读书的我，被那个黑魆魆的东西不停地从身上一次次拿走什么。读书的我仍然没有注意，还在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我看见读书的我一点点枯槁下去，只剩下一副支离的骨架。这时，那个黑魆魆的东西又来了，直奔那副骨架。我实在急坏了，用尽全身的力气提醒那个读书的我，快跑！快跑！读书的我依然一动不动，黑魆魆的东西碰上骨架，骨架慢慢倒下。我走上前，急切地要扶起那副骨架，骨架慢慢转过了头，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我袭来。我觉得身上有个地方咯噔一下，什么东西确定无疑地流失了。我从梦中醒来，好大一会儿不能动弹。比起这一次梦魇，我觉得别的梦大部分可解，甚至都还能够较好地相处。

刘雅麒：你理想的一天会怎样度过？

黄德海：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记载，有一次色诺芬被苏格拉底拦住去路，苏格拉底问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各种食物，色诺芬逐一道来。苏格拉底话锋一转，紧接着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诺芬哑然无对。“来跟我学习吧。”苏格拉底吩咐道。我理想的一天，

或许就是希望有一个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愿意喊上我去跟他学习。

**刘雅麒：**如果可以携带三本书去荒岛，你希望是哪三本？为什么？

**黄德海：**《周易集解》，经得起反复阅读，在孤悬的环境里看易经怎么对待困境，“独坐荒岛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金刚经》，每次读，都能让人得到深深的安慰。《劳作与时日》，我估计荒岛上需要自己琢磨怎么生活下去，让这本书提醒自己不要逸豫，在劳作里过自己的时日。

**刘雅麒：**如果你生活在先秦，你希望是诸子百家中哪一家的门徒？为什么？

**黄德海：**我相信我没这样的福分，所以说出来的只能算是奢望。我奢望成为庄子的门徒吧，因为我有时候完全想不出庄子为什么会说出那么准确而精妙的话，似乎非世间人所能，近侍或许或许有机会窥得一二。另外，从庄子书中看，他对任一学派的形成，期望的是闻风相悦，师弟关系松散，并不成团地聚在一起，这样人自在些。

**刘雅麒：**如果有机会跟古今中外的任何人对话，你希望是谁？你希望与他/她聊些什么？

**黄德海：**我相信我希望对话的人我自己都没有对话的资格，如果真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幸福，我选孔子，因为他既能根据人的不同状态给出不同的对应方式，又有点老婆心切，贪心的我或许可以多听上一句两句。想跟他聊的可不少——“学而时习之”的“之”到底何指？“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他跟老子见过面吗，如果见了，究竟说

了些什么？……不过，等一等，要再认真地想一想我的问题——“在这世界上，有些话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必须万分谨慎，尤其是当我们穿上了‘幸运的套鞋’的时候”，你现在既然在希望中给了我幸运的套鞋，我就必须万分谨慎，甚至愿意拿出此生的主要精力来准备我的问题，因为这是人不会再有的幸福之一。

刘雅麒：未来三至五年的规划有吗？

黄德海：“眼前无异路”，我一般不想这么远的计划，只做手头该做的事。认真做完这一件，如果幸运，这件事会提示该做的下一件，就“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立即自足地延续下去”。



# 目 录

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

——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孙犁、汪曾祺的“晚期风格” / 001

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盗锅黑》和《摊面》 / 019

虚构·非虚构·三重练习 / 044

漫长的新旧交替

——2015年非虚构文学综述 / 053

“断裂”及其所创造的

——韩东和他的批评史 / 069

地狱焰火中的幽微良知

——莫言的三个中篇兼及《檀香刑》 / 093

一次隐秘的成长

——格非的《隐身衣》 / 105

一个时代的样貌在小说里

——徐皓峰的小说及其他 / 115

想象的追逐游戏

——东西《篡改的命》 / 127

城乡同构，德泉悖论，以及隐秘的活力

——梁鸿《神圣家族》 / 137